

## 【发郊】朝歌无事发生

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[Archive of Our Own](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50757751) at <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50757751>.

Rating:	<a href="#">Explicit</a>
Archive Warning:	<a href="#">Creator Chose Not To Use Archive Warnings</a>
Category:	<a href="#">M/M</a>
Fandom:	<a href="#">封神三部曲   Creation of the Gods (Wuershan Movies)</a>
Relationship:	<a href="#">King Wu of Zhou   Ji Fa/Yin Jiao (Creation of the Gods)</a> , <a href="#">姬屋藏郊</a> , <a href="#">发郊</a>
Character:	<a href="#">姬发</a> , <a href="#">殷郊</a> , <a href="#">姜文焕 - Character</a> , <a href="#">姜王后</a>
Additional Tags:	<a href="#">口交</a> , <a href="#">手淫</a> , <a href="#">后入</a> , <a href="#">足交</a> , <a href="#">颜射</a> , <a href="#">失禁</a> , <a href="#">控射</a> , <a href="#">深喉</a>
Language:	中文-普通话 國語
Stats:	Published: 2023-10-11 Completed: 2023-11-02 Words: 20,777 Chapters: 6/6

## 【发郊】朝歌无事发生

by [sacredandterriblesnow](#)

### Summary

Nothing happened in Zhaoge.

爱如同死意爬上心头

# Garden

## Chapter Notes

See the end of the chapter for [notes](#)

姬发没见过殷郊的脚。平日里自然穿着靴子，就算在室内参加宴会也是穿着袜子的。除了洗澡沐浴，谁会随意光着脚丫子呢，也太无礼了。殷郊虽然也和质子们同住在营中，但毕竟待遇不同，生活起居单在一处房子里，还带着仆从和侍卫，私密性很好。就算姬发去找他，他也是穿着袜子歪在床上的。

姬发不光是没见过他的脚，而且也没见过他身体的其他部分裸露出来的样子。他是朝歌城的王子，衣服也总是比其他人更华美一点，舞刀弄枪划破了也立马有人帮他换成新的，没人会见到他衣冠不整的样子。

朝歌的夏日凉爽且短暂，殷郊夏季穿着轻薄的丝绸或者棉质衣裙，就算在训练场上也不会像其他质子们那样光着膀子喘粗气。他的出身教育使他有审美上的挑剔和自尊，并没有人因此另眼看待。

那天后山练马结束，在河边饮马时姬发落了单。傍晚的阳光从疏大的树枝间洒落，初夏的草地正是一片柔嫩的新绿。空气里带着河水的清冽，晚间乍起的寒气，还有马儿们的蹄子踩过翻起的泥土混着青草气息。姬发静止了一刻，深吸一口气，草被折断渗出的汁液味道刺激着他的鼻腔。他不禁想象，光脚踩在这样的草地上是什么感觉，脚心被小草挠得痒痒的，但又很放松，很舒服。他分不清是想要自己光脚踩在草地上，还是想看殷郊这样做，看他一边蹦蹦跳跳地走一边被痒得发笑。

但他们都无法享受这样的时刻。这三四年来周边侯国战事不断，日复一日的训练也更加沉重。上次在剑术实战的时候，姬发和殷郊一组，殷郊也许是失神了，一招不小心就被姬发的铜剑戳到了锁骨，吃痛地“啊哟”一声叫了出来，衣领下显出血迹。

“殷郊！”姬发无意伤他，惊得喊出来他的名字。虽然殷郊捂着伤口强说没事，但过了半个多月那个小伤口才愈合。姬发看得出殷郊动受伤那一侧的手臂都小心翼翼的，心里很不好受了一阵。

想到这里姬发又有些失落地耷拉下了嘴角。他拉住缰绳靠在小马的脖子上，用脸颊和额头在小马的鬃毛上蹭了一会。马儿喝完水打个响鼻，姬发才拉它返回，走了几步，跨上马加速往营地方向去了。

---

自从四年前殷寿第一次带他们出征，姬发的童年好像就结束了。那时他和殷郊才13岁，但已经和质子们拿命在战场上滚了一遭，亲眼见识了生死的残酷。如果战事进展不顺或者质子们表现不佳，殷寿一鞭子总是先抽到殷郊的身上。有一次把他的脸划上了一道小指头粗细的红痕，像一只红色的毒虫爬在他脸上，很久都没有消退，在他漂亮的衣服的衬托之下那么显眼。旁人看了只觉得可怜。

来朝歌八年，刚开始虽然难以适应训练的辛苦，也时常想家到半夜悄悄流眼泪，但和那么

一大群同龄的小伙伴们在一起，姬发总归是快乐的。他喜欢西岐的小伙伴，他最亲密的兄弟们。虽然北崇那伙子常常欺负他们的人，但东鲁和南都也都帮着他们，各个团体维持着微妙的平衡。平时玩闹是一回事，到了训练场上只需要拿成绩说话。姬发喜欢和大家一起学舞剑学射箭、学战术学打斗，喜欢竞争，喜欢看自己一点一点进步。他知道自己会和小伙伴们一起成为最优秀的战士，让家里人骄傲，他觉得一切都值得期待。

前四年就如同白驹过隙，那些充实美好的时光，男孩们玩成一片笑哈哈地就过去了。前四年的记忆都是金色的，就像家乡的麦浪一样。但后来的四年却变了，阴云笼罩着朝歌城，政治上的压力也化作一股隐形的气息，降落到男孩们的身上。不仅是随时可能出征带来的精神压力，也不仅是边境起义频发带来的隐隐不安，也不是殷寿的严苛和反复无常的发作……

每次出征归来，质子旅的人数都在变少，有时一两个，有时几十个，每一个都是姬发认识的人，在战场上却不总是能保全。就算没回来的是北崇的人，姬发也照样感到心痛。苏全孝自戕在冀州城下的那次，在质子营中引起了不小的震惊，大家惊讶他那样坚决地赴死，又替他被自己的亲生父亲抛弃而感到无辜。崇应彪那天也借着酒发作了一通。苏全孝的死化作一片阴影，坠在姬发的心里，他以为时间会让他淡忘这种感受，但夜里被噩梦惊醒的时候，那种喘不过气的感觉反而更加重了。

---

六月初，宫中设坛祭祀大小战神，又附带祭奠军中及质子旅阵亡将士亡灵。殷商王室出席，大司命烧甲问卜，质子也都去参加。殷寿登上帝位之后，殷郊也成了太子，他自然跟在父亲身后，一身绣金华服出席仪式。

祭台上烟火熏燎，又供奉牛羊祭品，众人在祭台下站着。繁琐冗长的仪式让殷郊感到有些无聊。他用余光望旁边扫了一圈，看到侧后方有几个年事已高的大臣眼皮子都开始打架了，想必一大早进宫又在太阳下站了这半天，体力已经有些不支。这几个老头惹得他有些发笑，面上又不敢笑出来，只能就着这身厚重的礼服抖了两抖，腰侧的玉佩也一连串晃了起来。

殷郊转个方向，又看了看姬发在的地方，他今天虽然不是和质子们一同过来的，心里却自然知道大家都站在哪里。姬发的眼睛是很敏锐的，射箭好的人看东西都极准，他先前就发现殷郊分了神，在笑那几个昏昏欲睡的大臣。这下殷郊头转过来，正好对上姬发的眼睛，姬发嘴边立刻就对他挤出一个笑，又眨了眨眼，嘲笑殷郊不专心。

日头过了中午，祭祀仪式也到了尾声。本来今天就为此停了训练，这剩下的半天对质子们来说就变成了难得的空闲时间。人群三三两两地散开，有的质子在商量去宫里新修缮的花园绕一圈，有的又在约着出城去寻个地方大吃大喝一顿，除了那几个当值的倒霉鬼，大家的心情都轻松愉悦了起来。

几个百夫长正低着脑袋在一块凑钱，手里的钱币叮当作响，笑着问姬发要不要一起去吃酒。姬发掏出荷包里上次出城买东西剩余的几枚钱，全都给了他们。“我今天不去了，要去找殷郊。你们那些钱加上我的，凑在一起怎么也都够了。”说罢分头走了。

他和殷郊一直关系亲密，从他刚来质子营那时就是这样了。质子们除了和自己家乡的兄弟亲，往往也都交了几好朋友，三五成群一处玩耍，有时也并不分阵营。虽然殷郊身份尊贵些，但他和姬发要好在营中也并不是什么特别的事。

姬发往殷郊的寝宫走，他慢悠悠地并不着急。他从花园一角的小径路过，见到树木掩映下的流水、花圃和小鹿，还有几个质子偷偷跑到那花园的石头上闲坐着，在逗池水中的游

鱼。

他钻进长长的游廊，向东往熟悉的地方走过去。殷郊小时候每每回宫里住，都爱邀几个熟悉的质子一同来玩耍。姬发自然是来得最多的。年纪大了以后，殷郊不再像小时候那样贪玩，渐渐染上了少年的忧郁，除了经常拉姜文焕一起去和探望姜王后，也不再带小伙伴进去自己的寝宫了。

但姬发是例外，他手里捏着殷郊给的一半鱼符。鱼符一个阴刻，一个阳刻，合起来是一对。殷郊交给他这个，姬发就有了进宫的凭证。军事不紧张的时候或者到了节日和祭祀，殷郊都是在宫里住。殷郊跟姬发说：“你的父母兄弟不在身边，要是想他们了，就来找我吧，咱们两个一块儿解闷”。

姬发在睡觉的时候，总是要用手指摩挲那枚小小的鱼符，骨节上的茧子磨在木刻的纹路上，心里有种踏实的感觉。

是怎么和殷郊好起来的呢，姬发有时候也在想这个问题。刚见面的时候他们年纪都还小，但姬发比殷郊长得更快，显得像个大哥哥一样。射箭课上，别人连弓都还拿不稳，小姬发却抬弓搭箭，连中靶心，直到箭筒里的十多支箭都用尽，过程中甚至没有哪怕一次失准。从那一次姬发就在质子营里出了名。有人因此看他不顺眼，也有很多孩子在心里默默将他当作了自己的目标。殷郊是后面一种。

训练结束收拾东西的时候，殷郊就用赞赏又崇拜的眼光看着这个出尽风头的伙伴：“姬发，你太好了！”姬发对这直白的赞美有些意外地笑了笑。“你可以教我射箭吗？”他没等对方回应就接着说，“——我是殷郊。”

姬发当然知道这个人是殷郊，说这句话的人却好像觉得他的身份在质子营中还不够明显似的。但友情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，不过那当然不是全部，他后来认识的殷郊要比那时候那个渴望长大的小孩更复杂得多。

殷郊小时候长得慢，习武也是半路拾起来的习惯，被扔到孩子堆里，他总有些不自信。打小跟在母亲身边学的是礼仪，文字，音乐，哪里比得上那些野惯了的孩子们的生命力。但他又一心要成为父亲想让他成为的人，拿起剑去守卫自己的国家。往近处说，他也不想让质子们把他看扁了。所以就算身份特殊，在训练的时候他也从来不偷懒耍滑。

八年的军事训练总归将殷郊塑造成了一个年轻的战士。他的身高窜了起来，肌肉也饱满结实。十七岁的他，孔武又匀称的身材一点都不输给姬发。几次征战的经历也让他的气质更臻成熟。骑在马上被坚执锐，旁人都能一眼看出他的气宇不凡，那里面有他从父亲身上继承的东西。

---

姬发一边想着，一边就到了殷郊寝宫的大门。他和侍卫眼神示意，进门来到一个铺着白色细石的开阔庭院，当中的桃木色单层建筑就是殷郊起居的地方，周围点缀着绿色的盆景树，更显得清静雅致。

姬发来到正殿，发现里面有好些人在说话，便猜到姜王后在殷郊这里。他赶忙检查了一下衣服和鬓角，上去问了安，姜文焕当然也在，姬发就立在姜文焕旁边，和他碰了碰肩。

原来是姜王后带来了一些上贡的宝贝玩意和新作的点心吃食，正在安排侍女们分发。侍女们把食盒打开，里面是姬发叫不上名字的各色精致小饼。还单有几个小木匣，里面放了小瓶装的丸药，治外伤的药膏，还有名贵的玫瑰香露。

姜王后把东西给姜文焕和殷郊各留下一份，见姬发来了，又给让侍女给他每样拣一些，要差人送回去。殷郊拉着王后撒娇，“干什么要这么麻烦呢，把我的那份包好的送过去不就行了，我在您身边什么都不缺，要这么多东西也用不着。”王后知道他顽皮，按按殷郊的脑袋，笑说“这屋子里就你的脑瓜最聪明！”姬发和姜文焕都被逗得哈哈大笑。

姜王后送完东西又嘱咐了几句，在侍女的簇拥下回去了。姬发和殷郊、姜文焕一起用过了王后送过来的午饭，在偏殿的垫子上躺着，透过窗懒懒地看外面的庭院。天气有些阴，下午的阳光微弱地洒在石头地面上，又照到窗边的桌案，淡淡的，叫人有些分不清时间。

姜文焕伸出手指故意挠殷郊的腋窝，逗得他咯咯地笑。他又反过去狠狠抓姜文焕的腋窝，可是姜文焕一点都不怕，一副忍得很轻松的样子。一旁的姬发还没反应过来，殷郊的手就已经飞到了他的腰上，咯吱了一圈。

姬发单手支撑脑袋侧躺着，被挠得有些痒，伸另一只手就要去抓殷郊。但殷郊这时已经把手移到他的身侧靠近腋下的地方了，然后又迅疾地伸到他的脖颈。姬发既要用支撑的那只手保持平衡，又要拿另一只手去挡，反应慢了一截，被殷郊的手指头挠了个遍。等姬发终于一屁股坐起来掐住殷郊的两只手腕，一阵酥麻的感觉已经从他的腰间上升到胸口，一路延伸到柔软的颈肉，他身体里打了一个激灵。

等这阵震颤过去，三个人已经笑得打滚了。殷郊的手还被姬发死死捉着，但他得逞之后笑得眼泪都快出来了。“姬发哈哈……看吧，你也有输给我的时候！”

姜文焕坏笑了一下，见两人手制着手，又帮着殷郊去挠姬发防守空虚的腋窝。姬发实在笑得受不了，大喊“姜文焕！你作弊！”，放了殷郊的手、转身躲在殷郊身体后面，扶着殷郊的胳膊去挡姜文焕。殷郊被两个人夹在中间，已经笑得喘不过来气了，只让他们闹。直到姬发认了输，三个人都精疲力尽才歇住。

“你们还记得我们小时候么？”天色暗下来，侍女一盏接一盏点亮了院子里的灯笼。殷郊伏在窗前，用手去碾案上烛火的蜡滴。

“那时候我们拿着木剑，在院子里跑来跑去的可以玩一整天，吵得那些侍卫都受不了。”他回头看着姬发和姜文焕笑，手里像拿着一把隐形的剑一样挥舞。

“我们还总是去花园里玩，追那些鹿，把地上的花都踩折了，弄得那些宫人直叫苦。”姬发说，他刚刚才路过了花园。

“记得吗姬发，有一次殷郊要你射中一头鹿给他看看，我都不知道怎么给他解释，这里可不是后山上，他还以为谁都可以猎花园里那些鹿的。”姜文焕故意嘲笑殷郊。殷郊不好意思地冲姬发撇撇嘴，姬发半倚在地垫上，轻轻蹬了殷郊一脚。

傍晚天空是深蓝色的，橘色的灯笼配上宝石一般的蓝显得格外漂亮，像梦境里会出现的景色。三个人的剪影也都是蓝色的，殷郊的身形已经比一般成年男子还要高大，但姬发这时候觉得他的忧悒让他变得有点像小孩。

“我们都长大了……嗯，倒没有别的，我只希望一件事……我还向神明祈求。我只希望一直有你们陪着我，像今天这样，多好。”姬发知道殷郊没说出口的忧虑。他们都见过了王国残酷的战火，也曾和自己认识的人永久别过。殷郊害怕的只是生死有一天要将他们分开。不过，也许到了天上，人们还可以相见，但到了天上还在一处吗？找不见怎么办，认不出又怎么办？就算认出来对方，如果年龄相差太多，岂不是又可惜？问题太多，殷郊想不明白。

“你又想那么多。”姜文焕不想理他，嫌他呆。

“长大了不是也天天在一起吗。就算你以后不住营里了，我和姜文焕也要来看你的。”

“——诶，姜文焕，也许那时候我们都做了大官了，天天往宫里跑，就为了找殷郊汇报呢！”姬发笑呵呵地说，又有点打趣殷郊的意思。

殷郊没有接着讲下去，让侍女拿来了一套玉质的酒具，和他们两个吃起酒来。倒没有借酒浇愁的意思，不过吃个意趣。姬发把酒杯举到唇边，想到他的百夫长这会儿可能已经在酒巷里烂醉如泥了。三个人在月光下喝了一会，直到外面的风吹得他们突然有些凉了，才挪到里间去。

房间被十数个烛台点亮，火焰的细微晃动都在他们脸上投下流动的光影。他们又对着光比谁吃完酒的脸更红，姜文焕的酒量深不见底的样子，他吃的最多，但一点都没表现在脸上，他只盯着另外两个活宝好笑。殷郊只吃了一杯就红到了脖子，这样的人在酒宴上是要被嘲讽的；姬发人缘好，经常被质子营里的兄弟拉去吃酒，但吃到第二杯脸上已经有了红晕。

三个人围坐在毛茸茸的地毯上，腿贴着腿挨得极近，观察彼此的脸。他们没醉，但那昏暗松弛的氛围让他们不自主地要更靠近一些，几乎感受得到对方的吐息。殷郊自知自己爱脸红，自己用手去摸自己温暖的脸颊，一边对着他俩傻笑。

姬发看着殷郊这时候的样子，一只手不自觉地伸上了他的脸颊。姬发用凉凉的手掌整个覆住殷郊的半边脸，触感让他想起摸着小猫或者兔子暖乎乎的肚皮。殷郊被凉得很舒服，脸蛋往他手掌里蹭，姬发也相应地扶得更用力些。殷郊舒服得闭上眼睛，姬发用拇指蹭蹭他垂下的睫毛。

殷郊抓住姬发垂在面前的另一只手，睁开眼睛把他往自己的方向拉。姬发以为他要换另一只手给他降温，但立马明白过来不是，因为殷郊一用力几乎把姬发拉进自己怀里。姬发那只停在殷郊脸上的手立马撑到地毯上保持平衡，整个过程只是一眨眼的工夫，姬发的鼻尖就停在了殷郊鼻子旁边。

他心里因惊讶而揪紧了那么一刻，但同时轻轻吻上了殷郊近在眼前的嘴唇。姬发先是贴过去试探了一下，分开看了一眼殷郊微微含泪的眼睛，又难以抑制地啜吻他的上唇和下唇。身体里强烈的震颤，几乎让姬发感到痛苦。殷郊翕动着唇瓣回应他，他们尝到彼此唇边的酒味，感觉那股味道对自己的吸引力是如此强烈。

姬发的脸上现在比殷郊还要发烫了，他感觉自己快要冒汗了，才羞得从对方的嘴唇上离开。他想自己的脸也许也变成了通红的，只不过只有他自己看不见。姜文焕看着姬发眼睛失神又羞红脸的样子，忍不住靠在殷郊肩头笑他。殷郊假意掐了姜文焕身上一把，又轻轻摩挲姬发的手腕安抚着他。殷郊顺势拉着姬发，让他也靠在自己另一个肩头，三只脑袋就这样紧紧贴着了。殷郊搂着他们两个的颈子，另外两个也把手环到殷郊的腰和脊背上，舒服得简直都要睡着了。

姜文焕轻轻闭上了眼睛，他熟悉殷郊身上的味道，他们两个在姜王后的抚养下几乎是一起长大的。他知道殷郊心里敏感得很，经常要人安抚。但他有时候也烦死殷郊了，情愿不理他。陪殷郊吃酒也是意思一下，殷郊吃不了几杯，没趣得很，他倒更爱和质子营里要好的鄂顺跑到外面酒巷里去，没命地吃个大醉。

姬发用指尖轻轻地抚摸着殷郊的脊椎骨，殷郊痒得报复性咬他耳朵。姬发觉得耳廓湿湿的，喷着殷郊的鼻息，像耳朵上有只小狗。但耳朵并不怕疼，姬发细味着这种感觉，觉得自己最细微的感官都是打开的。殷郊又好玩似的咬咬，舌尖碰到他耳垂，肉肉的触感。一阵涟漪打到姬发的心里，他觉得自己像一滩水，要化在殷郊肩头了。

三人的身体支在一起轻轻摇晃着，直到四肢都麻了。

Tbc.

## Chapter End Notes

争取后面能上一点肉，但能力有限写不了太多。希望评论摩多摩多～

## Sweet Bite

### Chapter Summary

姬发喜欢眼前殷郊美丽有力量的身体，但又觉得剥光了的身体是那么脆弱，这种矛盾的感觉让他发狂。

身上热气渐渐消散了些，姬发和殷郊脸才不那么烫了。他们和姜文焕这会儿安静下来，在地毯上各自找地方躺着。殷郊手摸到案上放的木匣子，被里面那瓶玫瑰香露吸引了注意。他拧开白色小瓷瓶上面的木塞，叫另外两个都来闻。

“好香——”都不用他们起身凑近，那花露的香味就一下子充盈在空气里了，三个人都吸着鼻子嗅这异香。殷郊又蘸了塞子上的液体在舌头上舔舔，微微发甜：“这就是玫瑰花儿的味道吧。你们见过这花儿吗？听说是外面进贡来的，朝歌倒没有这样的好东西。”

“你都没见过，我们更没见过。”姬发懒懒地回应，“不过这么一小瓶，作什么用？”

“我尝了一下是甜的，只是不够我们吃的。”殷郊只顾瞎说。

“这你们就不知道了吧，沐浴时滴在水里，或者在油膏里只放那么几滴，搓化了，擦在身上可叫皮肤光洁柔嫩。只是我们用这东西干什么，香得招虫子。拿到外面卖去，倒是值得不少钱。”姜文焕懂得多。不过殷郊知道姜文焕和质子营的兄弟们出去一向出手阔绰，没有卖东西换钱用的道理。

殷郊听完了来了兴趣，要他们两个今天都用这个沐浴试试。姜文焕懒得弄这些，大刺刺地就找了张他睡惯的床躺下了。姬发只能依他，况且他也是想试试这珍奇东西的。殷郊叫侍女把自己的浴盆里装满热水，把那木匣子也拿过去，推姬发去沐浴。

---

许是那个吻的原故。他们方才心里就知道有什么东西不一样了，只不过都没说。但一到热气蒸腾的水盆边，殷郊和姬发就不想走了。姬发从身后拉住殷郊，吻他耳边。两个人心跳得越来越快，隔着衣服感觉到对方的身体也慢慢柔软下来。

“怎么，咱俩一起下去吗？我的浴盆倒是勉强装得下我们两个。”殷郊也觉得好玩。他们笨拙地帮对方褪下外衣和裙，里面都穿着轻薄贴身的上衣和裆裤，脚上穿着系带夹袜。

两人都站在深色的地板上，浅色夹袜的轮廓格外明显。他注意到殷郊的脚比自己小了一圈，嘲笑了他一句。又想，殷郊小时候长得慢，他的身子长大了，脚板却还和小时没多大变化。

姬发忍不住拿自己的脚去踩殷郊的。他从后面挂在殷郊身上，下巴支在他肩上，拉住他两只手，抬起一只脚掌覆在殷郊的脚背上摩擦，隔着袜子感觉到脚下的筋骨。单是脚贴着脚



就让他们心里产生了一种安全感，隔着织物摩擦也非常温暖。殷郊乖乖低头看着他动，姬发心里忽然想欺负他一下，使了劲地在他脚背碾了一下，踩得殷郊发出一声可怜的呻吟。

姬发心里一动，转过殷郊的脸吻了吻，从唇边逐渐深入，直到两个人唇齿交缠，你来我往难解难分。姬发故意吸殷郊的舌头，咬在齿间轻轻地磨。殷郊本能地缩回去，又意犹未尽地伸出舌尖来舔他，反咬姬发的嘴唇。厮磨了好一会子，分开时亮晶晶的涎水都挂在嘴间。

姬发觉得心里被这个吻填满了，快要高兴地炸开来。他故意勾起脚尖，进到殷郊的脚心下面，轻轻地挠，在他脚掌边缘和脚踝也蹭来蹭去，两只脚打架似的。殷郊本来就怕痒，阵阵酥麻几乎让他受不住，被惹得又哭又笑，用手肘狠狠打姬发。

姬发终于不闹他了，弯腰解了殷郊和他自己的袜带，先把自己脱得光溜溜的，又帮他褪下最后这层衣服。姬发觉得自己像在剥一颗果子的皮，在这层白色的衣裤下面，就是最后的果实。布料滑落在地上，他们两个惊讶地看着彼此的肉体出神。

姬发在营中的公共浴室见惯了同龄人健美的身体，还有他们毫不避讳展示的生殖器。但他从没有产生过什么特殊的感觉。直到现在看到光溜溜的殷郊的身体，他才感觉到自己身上那股颤栗冲上了后脑勺。几乎是羞耻，是愧疚，是堕落。

他忍不住去抚摸殷郊身上每一块肌肉，他饱满的手臂，胸肌和大腿，想象它们在殷郊训练时绷起好看的弧度。他又不能不看到殷郊两腿之间的那根阴茎，充了血个头不小，几乎和自己硬挺的那根碰在一起。

他们进到水里相对坐着，温热的水浴让他们毛孔都一一张开，发出满足的叹息。水满到胸口，他们在水面上吻了一吻，面色被蒸得潮红，颇有些晕眩。吸引力让他们的身体越靠越近，殷郊伸出手把姬发胯下那什物抓在掌心，从底部到末端一次又一次地套弄，马上就熟悉了他的形状。灵活的手指拂过敏感的血管和囊袋，拇指又在前面的冠状凸起细细摩擦……姬发硬了好些时候了，这会像终于找到了救星，在他手里爽得连声呻吟。

殷郊手里越快，姬发喉咙里的声音也越大了，殷郊两只手都帮着抚弄，一手弄他的柱身，一手用关节最粗糙的茧子去揉弄他的马眼。看姬发舒服得嘴都合不上的样子，殷郊又把舌头伸到他红红的嘴里捣了一通。姬发分出神来去啃咬殷郊的舌头，只觉得味道十分甜美。下面又被这舌头的主人抓在手里，一下一下揉得他心旌动摇。他心甘情愿地要把这玩意儿交在殷郊手中，就算殷郊有几下把他都捏疼了，他呲牙咧嘴得也觉得快活。

快感被延得很长，一阵盖过一阵地，殷郊终于把手里的姬发送上了高峰。手指间挤出白色的浓精浮起来到盆边，刺激着他们的羞耻心，殷郊心里有种满足感。

姬发在水里射完，有些莫名的惭愧，讨好似的去吻殷郊的脸颊和眼睛。殷郊脸上被水汽和汗珠渍得湿哒哒的，任由姬发的吻在他五官之间游走，将他干燥的唇瓣都濡湿了。姬发的手伸到殷郊的胸肌上抚摸揉捏，打湿的皮肤滑滑的，姬发手里又软又腻。姬发两只手在殷郊圆圆的胸上玩弄了好一会儿，又低头去舔他的乳尖。殷郊被弄得又痒又舒爽，搂着他的脖子往自己身体上按。姬发知道对方喜欢，用力去吸吮那两颗变硬的乳头，用舌尖舔弄挑逗，又用齿尖去磨，殷郊快乐得说不出话来。姬发弄得他的胸又红又涨了，又用脚趾在殷郊张开的腿间去揉压他贴在小腹上的阴茎，两只脚掌合在一起包裹那玩意儿，用中间那道缝去伺候他，直到殷郊也在水里射出来。

他两个在水里歇了一会儿，才想起来把玫瑰香露滴了两滴，淡红色的液体融进水里就不见了，但那弥漫的香味却让氛围更加暧昧。殷郊先前说花露是甜的，姬发这会儿也好奇地要尝。姬发把着殷郊的后脑，探身在他后颈子上滴了几滴，随即用手在那片皮肤上抹开。殷郊笑说，“你又是唬我的。”——但乖乖伸着脖子，让姬发去舔。淡淡的花木甜味，混着浓郁的香气，一下子占据了姬发的脑袋……

姬发喜欢眼前殷郊美丽有力量的身体，但又觉得剥光了的身体是那么脆弱，这种矛盾的感觉让他发狂。他刚开始只是舔舐，紧接着就变成了撕咬。他感觉到身体有一种要把对方颈子咬断的动物本能，又恨殷郊乖乖把他最脆弱的地方送上门。

他手按在殷郊的肩膀上，咬得忘情。后颈的皮不怕痛，殷郊就让对方的牙齿在自己皮肉上任意肆虐，直咬得他后脊骨发颤，浑身肌肉都收紧了，手指紧紧按进姬发的腰里，嘴巴暗暗呻吟。姬发把他后颈的皮肤都磨得红通通的，留下深深浅浅的牙印。

姬发想起来去找殷郊锁骨上被他刺伤留下的痕迹，伤疤已经很淡了，不注意几乎看得出来。姬发不知道是惭愧还是庆幸，问他“里面还疼吗？”殷郊魂儿还没从先前的亲热里回过神来，眼神朦胧地摇摇头。姬发用嘴唇去贴那疤痕，没想眼珠子一热掉了泪。

tbc.

# Moonlight

## Chapter Summary

对他们来说，性事也不过就是游戏。

从姜文焕被送来朝歌，他姑姑姜王后就把他和小两岁的殷郊带在一处照料。他俩小孩儿时经常睡在一张床上作伴，这么样长大的。

殷郊亲嘴儿也是和他学的。他们刚从几个男仆嘴里听到亲嘴儿这回事，什么都不懂，就好奇要试一试。躺在一张床上，趁着黑暗，姜文焕和殷郊把嘴唇对上了嘴唇。

这动作真是奇怪得受不了，他们立马就分开了，又别扭地闹着打了一回架。

他两个第一次试验的时候什么结论都没得出。但又过了几个月，渐渐地就掌握要领，也从中得了趣。他俩睡着之前无聊，就用亲吻作游戏。这个习惯断断续续地持续了一两年。

后来他们都从质子营的荤话里明白了男女之间是怎么回事的时候，对他们来说，性事也不过就是游戏。

---

那晚姬发和殷郊洗了澡，爬到殷郊的大床上，和姜文焕躺的床正对着。他床边放了吃完的酒杯，舒服地和衣睡着。

姬发把他在酒巷里男人们嘴里听来的那事儿讲给殷郊，问他，“你想试试吗？”殷郊隐隐约约也知道两个男人要怎么干，只是没有做过。他手又摸到姬发腿间热热的那根，叫他来，赶紧的。

姬发早已把匣子里那瓶药膏拿在手里，手上沾了油味。他在殷郊注视下把那瓶子打开了，搥出来油膏在指腹上，把殷郊翻成侧躺，手指顺着他的屁股蛋往深处去了。

他找到那穴口，先是糊了膏子在外面的褶皱打圈，揉得热热的，等开口放松了一些，才伸了手指去扩张。

殷郊那里没被碰过，还颇不习惯他手指上的动作，等加到三根手指他已经疼的咬在了姬发下巴上。姬发低头去热烈地吻他，他的穴口才又放松下来，里面渗出黏滑的水来。

姬发前身已经烫得不行了，把殷郊翻个面儿，抱着他的脊背，让那肉棍去找他的小洞。他在湿润的门口停了一停，挺腰把龟头送了进去。殷郊疼得一缩，姬发也被他夹得难受。

半路里没法子，姬发只好拿手去摸殷郊软软的肚皮，趁他放松下来，按着前面肚子就借力整根挺进去了。两个人差点急出满头大汗来。

姬发拍他屁股，叫他臀瓣分开些别把鸡巴夹烂了。对着他下面那口穴一进一出，试探着操了几次就慢慢熟捻，找到了节奏，方才体会到快感。

他插了几十下，又拖着殷郊的小腹调整到更高的角度，这下冠状凸起直插到肠壁的褶皱上，磨得他加倍舒爽，那肉棒只为寻欢作乐，挺得更卖力了。

殷郊被操得动弹不得，觉得他整个人都只剩下那条窄道了，那里面传来的激烈感受占据了他整个身体和全部意识。刮擦到内壁某个点的时候他快活得想死，被姬发死死按住小腹又让他想尿，他扭动着腰腹去迎合又后退。

姬发一边蹭他胸乳一边有节奏地进攻，让他在欲望的搓捻下无处可躲。他最后几下进得格外用力，恨不得要把怀里的人刺透了。肉柱夹在富有弹性的窄道里阵阵发抖，喷出发烫的液体，终于把殷郊里面填满了。

---

他们两个刚才的叫声和喘息自个儿都无暇听。姬发把货抽出来时还拉着精丝，他起身一边整理才看到姜文焕翘着腿倒躺在床沿，一张倒过来的脸似在对他嗤笑。

姬发看他不作声却光明正大地盯着，没好气地斜他一眼。他两个从浴室出来一丝没挂，姬发这会正跪姿理自己下面那根乱糟糟的什物，这东西在草丛般的耻毛间竖着，小孔里还在往外冒。被姜文焕盯得心里一乱，手里也忘了动作，只能胡乱拍了两下。

姜文焕外衣都还穿着，裙摆漂亮地铺在床榻上，像一只头朝下的鱼。他这样对着两个光溜溜的人，因此带了点挑衅和冒犯。倒像是他穿得太多了。

姬发不想那红咕隆咚的东西直冲着姜文焕，便宜他看这光景，又伏身趴下去了。殷郊拉了被子在身上，在美好的余韵里暖暖地睡着。他去看殷郊私处景象时，那地方深色发红，都还往外流着他的精水，糊在皮肤和毛发上，淫得很。他把手放那儿，有一搭没一搭地用手指去擦。

姜文焕这些年虽然把城里那些好地方都去过了，什么花样都干过了，倒没想欺负殷郊。同他好便是好，却和别人不一样。毕竟，只要姜王后在，他俩就是一个家里的人，这层关系斩也斩不断。不像认识了别的人，有得失心。

刚才殷郊和姬发两个人笨拙地翻来翻去，他听着又看了一会子，觉得有趣的很。一边发笑，一边手在下身衣服下边儿玩着，早已挤出一发来。

姜文焕看姬发故意背过去，心里更笑他假正经。记得从前有一次殷郊问姜文焕有没有跟男人亲过嘴儿——咱俩的不算。姜文焕说男人也干过了，女人也干过了，哪里只是亲嘴。酒巷里到处是贫苦人干这营生，都不用花钱，有时候只为了要点吃食，干什么的都有。

殷郊只怔怔地听，似有所思一般。他跟姜文焕说，“我和姬发试过一次，被他躲开了。不像你，也许是我跟你玩惯了，上去就用力往里面去了，把他吓个不轻。”姜文焕听得乐死了，却说“还有这回事。”

上次出征归来，庆功宴会后面他们营里各自又约着去吃酒。姜文焕惯是出钱的，谁跟他去他都招待，在朝歌那些隐秘的空间里也混成个领头的一般。

姜文焕跟手下几个人闹得正上头，又碰上姬发，那天晚上竟唬他叫那里的男妓吃了一回。

姬发下面被那男孩吃硬了，又被囁着嘴往喉咙深处吞，给他嘴里这奇技淫巧取悦得上了

天。姬发心里一惊，抓着男孩脑后的头发交代在了他嘴里，只见浊液混着涎水从那小孩的嘴边汨汨地流出来。

姬发从那回就食髓知味，连白天射箭的时候竟也一直想着这事。在训练场上跟姜文焕打个照面，拿着弓的手也一阵发虚。幸好没给姜文焕看出来，不然定又招他嘲讽。

房间里，三个人都没动静了，听得到呼吸声和烛花噼啪的声音。姬发看到房间外地板上投着薄薄的一片月光，把脸拢在殷郊的头发里睡着了。

tbc .

# Terror

## Chapter Summary

爱如同死意爬上心头

## Chapter Notes

See the end of the chapter for [notes](#)

八月里过火神诞日，给营里的都告了假。因宫里祭祀活动另占卜择了日子，殷郊也一身清闲，和姬发策马找了后山上一个僻静地方，在那儿玩去了。他们骑马跨过了小河，来到一片灌木围绕的草地，夏天的草长得毛绒绒的十分可爱。天气明朗，阳光照着的地方让人微微发热。他们找棵树拴了马，在晒热的地上休息。

姬发一到过节总想起西岐家里，他问殷郊有没有见过麦子：“麦子杆头上是一颗一颗的麦实，顶上伸出来尖尖的麦芒，比这草地扎手多了。”殷郊当然不认识也不好想象，假装明白地点点头。“等麦子成熟的时候，麦田就变成了一整片金色，就连在月光下都是闪着亮的。”

“我们在西岐还总爱吃麦芽糖——用麦子做出来的。我们家年节祭祀的时候厨房里都会做，放在罐子里用木棍卷着吃。甜得黏在牙齿上，嘴都张不开。”姬发想把他知道的都告诉殷郊。

可是殷郊接不上话只知道笑，姬发遂打住。说到甜的，顿觉口舌生津，把刚才扯在手里缠绕的杂草扔掉，拉他过来吻了进去。他们心里都像在等待着这一刻。就算质子营中天天在一起，也少有单独相处的时间。在晚上，他们也去殷郊房里做了好多次，但分开后依旧各自受着相思的熬煎。

他们口舌交缠着倒在草地上，翻来覆去地吻，两双眼睛因焦灼而痛苦。殷郊这天穿了一件两片式的里裤，姬发轻车熟路地把他下衣揭开，就握住里面酸胀的阴茎，用手指顺了起来。不多时，那小孔就微微渗出淫液。接着又用满手掌的硬茧去研磨他的龟头，伺候得殷郊心满意足，面颊飞红。殷郊含着姬发的嘴唇，终于射在他手里。

他俩默契地扭着身子各自脱了下衣和鞋袜。姬发把手里攥的这把精水抹在他后穴里，用粗糙厚实的拇指整个扣进去，绕着内壁圈了几圈。又用指尖去找他敏感点，按得殷郊腰里只发软，穴口被刺激地微微翕动。姬发用手里剩的把阴茎抹湿了，却不忙着进去，手把着柱身用那柱头滑到殷郊的会阴，抵在那片地方来去。殷郊穴里方才把那美妙的指头放了出去，还在不舍。又被他蹭得心里说不出的痒，却轻飘飘的不过瘾。他摇着屁股去找他发烫的那根，邀请他把自己给填满：“好姬发，你快进来。”

姬发正等着这句话。听罢对着那深红的尻穴挺身干了进去，囊袋打在他饱满的臀肉上，发出动人的声响。他们的身子经过了这些天勤快的磨合，已经对彼此的秘密如此熟悉。那根东西一进去，就找到了这条窄道上最敏感的一块儿肉，紧紧地贴着它吮弄起来。殷郊跪伏在草地上，膝盖被磨得难受也顾不上了，只用那健壮的胳膊撑在身前保持住平衡，才能承受住身后凶猛的进攻。姬发跪立在他身后紧紧追着，挺送的动作不敢放松。插得那小穴都分泌出淫液，和先前抹的精液混在一起搅打，在他们交合处带出细小的白沫。

“还是翻过来罢，我想让你看着我。”殷郊拧过头来提议。姬发就着身下的连接，帮殷郊翻到正面，那根肉柱在他里面裹着转了一圈，好不舒爽。两人衣领早已散开，这回又把上衣都剥光了。姬发扶起殷郊两根大腿靠在自己肩头，这大白天倒把他腿心风景看得更清楚了。他想象这粗壮的大腿根跨在马上，贴在马背轻轻地张合，筋骨和腱肉在他皮肤下面变化形状，私处在马毛上磨蹭……便又感觉涨得受不了了。姬发重又在他身体里冲撞起来。

姬发压在他身上有序地操弄，手顺着那双大腿上下揉捏爱抚。殷郊看他那狂乱的样子，故意把手指头伸到嘴里头夸张地舔弄，又露出舌头来勾引。姬发下面依旧动着，紧绷的腹肌冒着薄汗，嘴巴却半张开了以示乞求。殷郊一计得逞，把两根沾了涎水的手指直扣进他湿热的嘴里，叫他吸噬、啮咬，与他的口舌跟牙齿缠斗。

两人交合处拍打得越来越热烈。他们感到快要接近高潮时，两重声音“嗯嗯啊啊”的叫了起来，琴瑟和鸣好不动听。在这野地里，声音又比平时更放纵了许多，让他们觉得格外快活。“郊……我要，要射了……”姬发最后弓在他身上，一抽一抽地把积蓄的浓精全都射进了小穴深处。殷郊也几乎同时达到了顶点，从下身激荡出一股强烈的浪潮，吞没了他的全部意识，这感受比最近任何一次都更加极致。

干完这回，姬发半仰在地上，要叫殷郊给他口交。殷郊已吃过许多次，技艺却无长进。伏在他胯下使了一会儿劲，却听姬发叫他不要用牙。殷郊吐出那湿滑的东西再含进去试，缩着牙再去吸吮舔弄，用舌头照顾他的冠状沟。正吃得起劲，姬发又被他牙尖狠狠刮了一下，命根子快要不保。痛得吭哧起身抓住他脑袋，叫他别咬。

姬发揪着他头发把他脑袋提起来时，半截硬挺柱身却还撬在他嘴里，龟头顶在上颚。殷郊脸蛋微微面向上，下颌却张得更大了。可怜他嘴里本来就被马眼渗出的液体弄得咸咸的，唾液不住地分泌。这会儿嘴都咧酸了，口水直往下掉。姬发问他，“别咬我了，好不好？”殷郊嗯哼一声。姬发又说，“可是真的不咬我了，那就舔两下，我就知道了。”殷郊觉得这情景怪好笑，舌尖却利落地动作，把嘴里那东西舔了一下，又一下。

姬发想起上次被那小孩吞到喉咙里，还欠着那回的滋味。他松手抚着殷郊的后脑，不等他动起来，自己往殷郊喉咙里缓缓插了进去。殷郊哪里见过这样的，一下儿难以招架，发出哼哼唧唧的反对声。

姬发肉茎涨得又粗了，此情此景叫他心里一软，却一点儿不想放过他，更去堵他喉咙。姬发扶着他脑袋竟轻轻动了起来，前端抵在他喉管里一团柔韧的软肉上，底部的经络被他嘴唇一圈儿卡着，柱身在舌面和上颚间研磨……这里简直通往极乐。姬发贪得一阵又一阵爆裂般的爽快，一下儿一下儿往这颗头颅里进。

殷郊知道他故意使了狠劲，心里生出不快，眼睛里也恨得蒙了一层水光，被他顶一下喉咙就难受得闷哼一声。又被他噎得没法子，快要喘不过气来，只能掐着他屁股任他玩弄。顺着那根东西的动作调整角度，找着空档吸气，好让自己也舒服些。

姬发肆意摩擦着自己的敏感点，发出一连串呻吟，盯着殷郊被自己糟蹋的脸在高潮上射了出来。阴茎从殷郊嘴里带到外边，龟头弹在他鼻尖上，射了他一脸，又黏黏地滑到他下巴和锁骨。姬发享受这美丽的脏污，觉得那精液糊在他脸上竟然也格外好看。殷郊受了欺负，一个猛起身把他撞到地上，死死压住，接着用鼻子和嘴去扣他齿关。

“你什么时候学的耍混？我嘴都给你捅坏了，你非得给我舔干净。”姬发看他气鼓鼓的样子，拿牙啄他一口。也抱着他脸，伸出舌头一下儿一下儿地给他舔舐，把那斑驳的白痕都舔到自己肚子里。“我不是要跟你耍混，只是一时没忍住。要是你生气了，任你怎么样都行。”殷郊满脸是他的口水，眉头才放松下来：“这还差不多。”

姬发自从在外面被男人吃过一回，后来在梦里都是殷郊伏在他身上帮他。他趁现在的时机，把这些事通通说给了殷郊。殷郊听得明白了，又有些害臊，才思想过来为什么姬发以前不让他亲，直到那次在寝殿里他们才接了吻。原来等了这么些时日，都只为他们自己能

弄明白自己的心意。

他俩在衣服上躺了一会子，天上云朵来去。殷郊正闭着眼睛胡想，嘴唇上像滴了一滴水。他问枕在他身上的姬发，“姬发，是你哭了吗？”姬发起来一看，用手指抹掉了殷郊嘴唇上砸开的水滴，说，“下雨了。”

雨点很慢地降下来。姬发爬到殷郊身上，给他长长的亲吻和爱抚。他们身上也渐渐打湿了，凉凉的。殷郊此时软在地上，下身从前到后连着一片酥麻——本来就被操得有尿意，雨落在身上他又更想尿了。有股热量在他那儿涨大了一般，似要冲破底线。清凉的雨水不住刺激他的下身，他终于控制不住地肌肉一松，一股喷出来，长舒了一口气。姬发感觉到大腿根上被喷了一股有力的热流，看时才知道殷郊没打招呼就尿出来了。他心里一惊，却没有躲。那发烫的带有腥味的液体泼溅到他大腿内侧，又顺着他颇长的腿流下去，和冷冷的雨滴在触感上形成鲜明的对比。他偏让自己的大腿贴近这热流的冲刷，想继续体会这种隐秘的感觉：既污秽，更痛快。他细听着那水流浇在地上的声音，心里生出一股子狠厉。殷郊在这泡尿释放的时间里爽到脑袋都望后仰，姬发盯着他绷紧的脖子、升高的喉结，想他父亲的鞭子抽上的这张脸并不无辜。腿下一边蹭他那混账玩意儿，手里只恨不能把他掐死。

雨点吧嗒吧嗒砸下来，眼看着一场暴雨要来了。殷郊脸上全是雨水，被打得眼睛虚着，看起来却很高兴。他突然运了一口气，从胸腔里发出一声长长的呼啸，“哦忽——！”

姬发也被这雨吸引了注意，拉着殷郊踉踉跄跄地站起身，在雨中漫步。“跑，殷郊，跟上我。”他们两个就赤条条的，两只野猴子一般在草地上雨幕里奋力跑了起来，那两根东西在他们腿间晃得起劲。像孩童的比赛，又像混乱的舞蹈。一切来自环境和自己身体内部的声音，细微的触感，雨里的气味，都在刺激着他们的头脑。没有方向地乱跑乱蹦了一阵，尖叫着，推搡着，仿佛这天地里只剩下他们两具肉体。他们因释放而狂喜，也因这样的追逐而感到从未有过的私密和贴近。

直到跑累了。殷郊绊了一跤，顺势躺倒在地上，胸腔起伏喘着气。姬发以为他要歇息，却看他开始在地上打滚，草叶和泥沙混了水也粘在他的皮肤和毛发上。他兴奋地滚过来滚过去，渐渐从喘气、尖叫，变成了笑，咯咯地笑，就像想起来什么好笑的事情。姬发起初还用笑声回应他，在他旁边捉迷藏一般跑来跑去。后来殷郊笑得越来越大声，中了邪一般停不下来，那笑声也从咯咯几乎变成了喉咙里的咆哮！姬发以为他快疯了。在这嘈杂的雨幕里，什么东西都被隔绝。两手空空，不着寸缕，姬发忽然有些无措。

殷郊还在打滚，脸上沾了泥水，身上也擦破了、磨红了。姬发觉得他早该停了，但他身体里憋着好大的一股劲儿，发泄一般，要把自己滚细了、滚没了、滚散了，落在这热地里。

姬发看出他无法自制，过去用身体拿住他，和他乱糟糟地抱在一起。“殷郊，殷郊。”叫得他清醒了一些。他应了声“姬发”，脸上微笑着那么可爱，嘴里又发出嘶哑的笑声。笑了几下，变成啜泣，红眼睛流出泪来，和雨水混在一起，那景象要叫姬发记一辈子。

姬发心里升起一股巨大的悲痛。用力抱住他脖颈，拿脸胡乱擦他的泪，又亲他耳边。殷郊胸腔里因啜泣而剧烈地起伏、颤抖，心一抽一抽地疼痛，死死抱住姬发才能得到一些安慰。

雨水从天上滚落，他们似要用自己的肉身去接。他们脑子里什么都忘了，像来到了世界的边缘，或是日子已经到了最尽头。他们肉体 and 灵魂的所在离那个日常生活的世界已经太远太远。连时间也想不起来，连母亲也想不起来，连朝歌也想不起来。刚才发生的一切也全都消失了，只剩下此刻心里巨大的空白。在这空白中他们的身体被一种恐怖给攫住，直让他们颤栗、痉挛。他们拥抱着仿佛变成两只婴孩，等待着身体里这阵疯病平息。

他们的欢爱竟这样作结，两个人都受了震惊。雨停后，在阳光里渐渐缓过来，拧干衣服和头发里的水，趁天黑之前骑马下山。一路上怎么回去的，经过了什么，都不记得了。



tbc.

## Chapter End Notes

疯狂，彻底疯狂！这才是你们命运给你们的启示。

# Dark Red Snow White

## Chapter Summary

他不过是难以抗拒这样的吸引力——将自己投入漩涡。

姜文焕的营房外面堆着一张油黑的大毛皮子，粗糙、狰狞。每天打那儿经过的时候，他也看一眼那依旧生动的兽脸。有时候只是看着，却并不注意到它的存在。有时候真的看进心里，就回想起他在冀州的冒险。

去年在冀州，姜文焕觉得脚下那片土地严寒、冷酷。返回时他们被漫天席卷的暴风雪困住，扎营等了整整两天两夜。幸好仗已经打完了，残兵败将也都被击退，大家期待着返程，等得倒不算苦。风雪呼号着卷地而来，在帐外响成刺耳的一片。到了夜里人声静下来，帐子变成一个小小的堡垒，被外面的强大的气压和声波阵阵摇撼，仿佛船漂在狂怒的海上。人亦无事可做，更感到身处天地间的阔大和孤寂。

天晴前最后的那个晚上，暴雪终于停住，却不想发生了一个小插曲。帐内生了炉火，姜文焕正在平缓下来的风声中等睡眠，忽然听到帐外不远处传来一阵惊声喊叫，还有不明的磕碰声。他和同住的百夫长慌乱拿了火把，循声出来看，才发现竟然来了一只黑熊，咬伤了帐外值夜的士兵——那孩子正被叼着胳膊往外拖，吓得发出恐惧的哭嚎。新落的雪上划出乱痕，他的剑也已经掉在雪里，隐没了小半。

姜文焕的帐子正处在这山间空地的边缘，离旁边那片深黑的林子最近，这只饿肚子的黑熊定是趁风雪小了才在夜间跑来营地的。一时间，周围几个帐子里的人都陆续闻声出来，火把的晃动、士兵的惊叫、雪地里奔跑的摩擦声、金属的碰撞声，都让这个夜晚变得锐利和清晰了起来。姜文焕看到自己手下最年轻的士兵被野兽叼在嘴里，感觉像走到了刀口。

“救人！快救人！”大家喊起来，十来个人聚集起来，追上那野兽，要去拉它嘴里受伤的孩子，但它却兴奋得丝毫不松口。这头熊足有两人长，和那瘦小的孩子比起来更显得巨大。厚重的脊背像小山一样起伏，四肢笨拙却力大无比，尖利的牙齿已经刺破了那孩子的外衣，从他肩膀到手臂都留下了深深的咬痕。正在僵持之际，忽然有人提醒，“快拿火来！”野兽怕火，他们便都挥舞着火把去驱赶。那危险的火焰在熊头面前恐吓了一番，才叫它本能地松了口，后退一步。旁边的人赶紧救出那个孩子，幸而没有伤到致命地方。

“——别放它走！”姜文焕盯着那野兽，喊出这样一声来，把这援救变成了围猎。左右的人都听着——这话半是命令，半是共识。几个弓箭手已经取了箭，这时上前去射。几箭刺中它的身体，却只将将穿透皮毛，有只箭矢一经抖动就已经落在了地上。这头熊却被刺激得动作更快，发出低声的嚎叫，忽又抬起前掌半个身子跃起来，在雪地上投下恐怖的黑影。

这些人拿着火把和武器松松地半围着，无法再收紧，又不敢放走这尝了人血的野兽。两边对峙，只在等待一个打破平衡的时机。直到姬发进来了——看起来像是提着弓箭刚赶来的样子。大家都期待着，但一切发生得都很快、很安静。他取了一个好位置，手里一支箭离弦，来不及看清箭影，就直直射进那头野兽的眼珠子，一下子叫它行动力受了限。

接下来的事谁也没有预料。就在那黑影摇晃的时候，姜文焕在齐小腿的积雪中灵巧地踱出几步，竟然找准空档从那只眼睛的盲区扑了上去——他用顶尖战士的速度把手里一柄寒刃刺进了野兽的脖颈。只见反光的雪地上，姜文焕卷进那片唯一的暗影，缠斗着落在地上狠狠打了个转儿，身体被黑影给掩盖了。

远处帐篷里的人赶过来时，这边战斗刚刚结束。殷郊喘着白气跑到人群中间，看到他们已经合力把那大黑熊翻开来，姜文焕躺在地上，一手握着剑柄，脸上到前胸淌满了黑红的血，连五官都已看不分明。火光下，寒夜里，那片血污清楚地向上冒着热气，又滴落在地上，四处淌开来，融化了流经的雪。

“姜文焕！姜文焕！”殷郊顾不得地上一片狼藉，扑通一声跪到身前就喊起他的名字来。他是个不明情况的，但其他人也跟着心提到了嗓子眼，在这段空白中发出躁动的声音。沉默了一刻，姜文焕方才动了动僵直的手臂，举到脸上擦了一把那黏糊的液体。殷郊正要再次开口，他睁开圆眼睛不胜其烦地眨了两下：“别喊了，还没死。”那血腌得他眼珠子生疼。

围着的士兵为这胜利爆发出一阵迟来的欢呼。姬发在一旁也松了口气，他着实为姜文焕的鲁莽和果决吃了一惊，没想到他竟然用这样利落的决断去和自己的弓箭配合。迅疾、准确、狠戾，在战场上短兵相接必定要如此；但围猎是另一回事，忌惮孤身入险境。除非他只为表现自己？可是他并不需要，也过于傲慢。

姜文焕躺在地上，全身上下说不出来的恣意淋漓。这股能量模糊了包裹着他的冰冷或温热，也隐蔽了他的痛觉。他只听到自己的心脏在泵压着血液，从位于身体中心的一片空地发出召唤一般的巨响。他急促地呼吸，收缩、舒张，汲取着这个夜晚的刺骨冷冽，头脑和五感才从巨大兴奋带来的麻木中渐渐回复。在那一刻，他不过是难以抗拒这样的吸引力——将自己投入漩涡。次日那野兽的头颅和皮毛将会被割下，绑在马车顶上带回，变成一件不起眼的战利品。

深红和雪白。殷郊记得这个夜晚的颜色，印在他的眼皮子里，连做梦也看得见。他手上沾的污秽用雪搓干，刺得手掌肉发痒又发热。夜晚还很长，但他已经无法再次入眠，周围十来个人也是这样。他们给受伤的士兵包扎，又花了很长时间给姜文焕清理。新换的值夜人把篝火烧得很大，一群人披了刚才没来得及穿的裘衣，把在冀州城缴获的酒拿出来在火边温化了喝，又绘声绘色地复述刚才的情形。

殷郊见姜文焕从帐子里换了衣服出来，腾出地方给他，往他手里递了一碗热酒。

“看看你头发缝里，还是红的呢。”如果仔细看，姜文焕耳朵里、指甲缝里也都还有残留的血迹。“你尝到了吗，是什么味道？”殷郊问他。

“根本都不记得。被那死重的野东西压在下面，有一会儿什么都看不见，也没闻见，没听见。”周围一张张脸都在暖黄的火光中转向了他，姬发送到嘴边的陶碗也停了一停。但姜文焕的口吻不带一丝炫耀或者夸张，就好像刚才激烈的搏斗不曾发生。

“我们今天一起为那个受伤的孩子守夜，也是为刚才的所有人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们是要彼此守护的。”殷郊忽然对大家吐出这番话来，每个人眼里都映着篝火，燃起一对小小的火焰。他又转向姜文焕，“就像那天在山坡上碰见雪崩，你和姬发把我从雪地里刨出来。我被埋在下面险些喘不过气，心里也是知道会有人来的。”姜文焕脸上似笑非笑，用眼睛给他柔软又静谧的注视。

“诸位，把酒都放开吃吧！剩下的这些都给你们倒空。”殷郊指指地上的陶罐。

“可不能——风雪停了只怕明天一早就要启程，你们要是吃醉了，主帅可有的罚。”姬发忙抢白道，眼神扫到身边几个百夫长。话一落地，被说中的人便忍不住喷出好笑的鼻息，一股轻松的、想要忘却寒冷的空气在这片环形空间里流动了起来。姜文焕故意鼓着一口在腮帮子里没吞，逗乐似的一声“噗”进火里，引得大家异口同声地大笑起来。火焰卷走酒液，

往上直飞向天上寒星。

---

八月里那天殷郊回来浑身湿透，他屋里的人都吓了一跳。他从马上下来，失魂落魄的，问他十句回不了一句话。倒不像他自己骑马回来的，像马儿带他回来的。男仆满腹疑惑地把马牵走送去马厩，侍女忙烧了水，给他脱了衣服送到浴盆里，又检查他身上是不是还好。殷郊散着头发呆呆地坐在水里，只说是淋了雨。

主人回来，屋里不免又忙了一通。男仆给他把地上衣服捡起来，要送去洗衣房。只见上面沾满了草屑和细沙，有的地方被泥水洇出了颜色。他提着领子正在理那团衣服，却发现袖上粘了一只青绿的虫——男仆用手摘下来，是只蟋蟀，活的，从他指尖爬到虎口。这男孩和殷郊同岁，一向和殷郊比主仆更好一层，他觉得有趣，便不顾女仆的抗议，给这小虫倒扣在杯子里，后面又不知从哪儿找来一个草编的罐子，把小虫放在里面留了下来，不时喂些鲜草。

男仆把这小玩意儿给殷郊时，他才知道自己从草地回来，身上还带了一只蟋蟀。这罐子就一直放在他寝宫里，偶尔也能听见里面囚徒细微的鸣叫。拿起来看时，这鸣虫混身披着坚韧的外壳，细小又精密。棱角的头部上面是微小的口器。灵巧的关节连着碧绿的腹部、发达的后腿。光斑透过编织的空隙散在筒内，随着转动变化，看得殷郊入迷。

殷郊和姬发还是照常训练，照常见面，到了过节的时候也都是在一起。日子有时候漫长得像过不完，那些训练的下午，放假的空闲，梦醒了睡不着的夜晚。如果看着白日在天上移动，就会意识到它有多么缓慢，殷郊尽量不去看。他们找各种方式打发时间，骑马，闲逛，无聊的比赛，爬到山坡上俯瞰朝歌城。秋天的山野变得很漂亮，分化出不同的颜色，真是个好时节。质子们每次到后山练马都忍不住在林间缓缓流连，消磨一会儿时光。他们经过那条河好几次，但只是在河这边，姬发饮马时隔着人群看殷郊一眼，殷郊也在马上瞥着他，视线触到对方，停留一刻又收回。他们到了这里，总要想起河的另一边，但没有再跨过去。仿佛另一边变成了意识当中的禁地，不能看，不能想起，但既是这样就无法不想起。

他们依旧痴迷于探索彼此的身体，在殷郊寝殿里他们每次都做得很激烈，结果是被姜文焕命令换到了另外的房间。在那些夜晚，姬发变得无比熟悉殷郊的敏感点，和他欲望流动的每一个时机。越是这样，他越是在这件事情上争强好胜，风格凶狠又精准，有一回把殷郊禽得高潮迭起，直接在床上哭了起来。姬发下面还嵌在他身体里，被裹着跟着殷郊的腰腹一起剧烈地颤抖。殷郊抑制不住地发出哭声，半是抽泣半是呻吟——体内的激烈追逐刺激得他泪腺崩溃，眼泪像水一样灌满了眼窝，从扬起的脸上吧嗒吧嗒往下落。他哭得越凶，姬发心里越是满足，掌控欲达到顶点，扶着他的腰在里面射出了一股又一股，愉悦到浑身反绷，汗毛倒竖。殷郊的甬道还吸着姬发的那根，在淹没意识的潮水里阵阵收缩着，另一边自个儿前面那根也几欲溃堤。他伸出手一把抓着自己肉茎，让龟头顶在姬发腹肌和耻毛间，摩擦着射出一滩浊液。两人结束后半条身子都湿哒哒的，又抱在一起亲吻，吻也都变成腥味混着咸味。姬发去看殷郊疲惫的泪眼，替他擦干泪痕。殷郊身上感受正在褪去，觉得落寞，轻声咕哝：“不知道是怎么了，我不该哭。”姬发还在回味他脆弱的眼泪，接话说：“没关系，对我来说就像是礼物。”但话说出口就觉得不对，又改口：“也许是我弄狠了？是我的不该，你别难过。”两个人每次在这儿做完都累到犯困，总能一觉睡到天明。

秋天又过了姬发和姜文焕的生日，殷郊给他们两个准备了赠礼。送给姬发的浮雕角弓是早早叫工匠定制的，完工送来时他看了又看，觉得十分满意。姜文焕的是一条绿底提花玉带，正好搭配姜王后给他准备的礼服。前后那些日子他们都沉浸在欢乐的气氛中，姜文焕也在城里找了个好去处，喊他们一起庆祝了一回。说是庆祝，左不过在外面吃酒过夜，只是人不多地方也私密，殷郊也乐意作陪。席间少不得推杯换盏，取笑玩乐。在烛火点亮的

空间里，姜文焕熟识的女人就着弦乐和鼓点给他们跳了一支舞。在忍冬和飞鸟花纹的编织地毯上，她如同破茧的蝴蝶一样几欲飞起，又像梅花鹿一样奔驰腾跃，好像引诱他们来到了一片草原，和宫廷中流行的范式颇为不同。鼓点越密，脚步越快，转动的发辫几乎抽打到观众身上，看得殷郊喜笑颜开，连声叫好。一曲完毕，音乐却藕断丝连，转而进入另一境界，女人顺势把面前的殷郊拉了起来，叫他和她共舞，殷郊觉得仿佛有魔力一般，难以抵抗她的热情，两人挽着胳膊在地毯上踢腿转圈，笑得喘不过气，场面十分快活。忽而乐声有加剧之势，殷郊放开了舞者，要去拉地上的人。姜文焕和鄂顺不为他所动，他张牙舞爪地一把抓住姬发，把他带到地毯正中，两个人在直击内心的弦乐中露出如痴如醉的一笑。他们对着肩膀，贴着手臂，变换位置，时而跳跃，时而屈身。加速的鼓点引导着他们不住地腾挪旋转，动态的视线中心只剩下对方酣畅淋漓的脸，随着乐师手里最后的几击，他们转得栽倒在房间中央。姜文焕仰在地上也快要乐死。

姜文焕最后吃到面红，和鄂顺一起进了里屋。殷郊和姬发一时也有些晕眩，酒入肚肠，旋转着灼烧他们的脏腑，好像周围的空气也开始融化。他们躺倒在案下热热地吻了一回，动作起来踢到案腿，撞得案上酒具都叮铃作响，危险又动听。殷郊问他，“那弓你喜欢吗？”姬发说，“当然喜欢，喜欢得很。”他伸手够到斜靠在墙边的那把弓，打开外面包裹的布料，就把它拿在了手里。对着天花板空拉了拉弦，又调过来看弓臂上的雕花，用手抚了一遍。

“虽然打磨过，摸起来还是涩的，用得多了就润了。”殷郊躺在他旁边说。姬发宽大的手掌握着弓臂的一侧，却把另一侧弯曲的弧度顶到殷郊肚子上，一下儿就滑到他腿间。殷郊反应也快，结实的大腿立刻把弓夹停，两个人在这把弓上较劲。姬发拉也拉不动，只好开口求他松了，“好了不玩了，咱们俩都放开，别把你送我的东西弄坏了，我可要后悔。”他把弓放回去，重又伏到殷郊身上，揉他腿间那东西，等他硬了，解掉下裳替他舔弄了起来。殷郊被干得多但被吃得回数少，还颇有些不习惯。他两腿借力支起来，好叫姬发头停在他腿间，手环了半圈按在他胯骨。姬发湿润温暖的口腔包裹着他的柱头，在醉意中迟钝缓慢地吞吐。殷郊低头看着他，身下传来一阵酥软，就忍不住收拢了两根大腿。他柔软肥嫩的腿肉贴在姬发凹陷的两颊，享受着他上下动作带来的摩擦，要是夹得稍一用力，就能感受到这颗头骨的形状。姬发用舌头照顾了一会儿，又用手接力，一下儿一下儿套弄着他的阴茎。嘴巴滑出来亲吻他大腿内侧，用他好看的鼻子去摩挲挑逗。对上他眼睛，就伸出舌头来舔那细嫩敏感的腿肉，叫他看个过瘾。殷郊最后抓着他的手臂眼神迷离地说要射了，姬发却故意用拇指去堵那冒水的小孔，手里这根肉茎因肿胀又变硬了几分。“姬发，你按得我好痛……”他话里带着恳求，两根粗壮的大腿收缩起来把姬发脸蛋连着脖子压迫的更紧。姬发看他急得泪眼汪汪的，下颌也快要被他双腿夹碎，才终于松手用嘴含了上去。大方地吮吸，叫他悉数射在自己喉咙里。

她觉得自己的人生像干脆断开的两截

姜王后从前把小小的殷郊和侄儿姜文焕带在自己寝殿里照料，两个孩子睡在一处，她就在旁边床上，听着他们的梦话和轻鼾。如果哪一个头疼脑热的病了就要麻烦些，夜间她和侍女需要轮番起床察看。

有一回她躺在床上，听见两个孩子在另一边黑暗的床榻上接吻。她凭借细腻的感官确认了那窸窣的声音，想是孩子去了营里就学了些坏，又觉得无妨。小孩子原该和小猫儿小狗一样，自己长大，管得太多反倒没意思。你去捉小猫小狗，是捉不住的，你只用站在原地，等他们来找。更何况，她觉得这两个孩子比朝歌的任何东西都更属于她自己，她愿意他们好。

那晚她睁眼躺在床上，手在被子外面叠在肚子上。想起做小孩时候的那些夜晚，侍女吹熄了灯，她躺在帷帐里摸着自己柔软的肚皮，听里面肠子发出的声响。后来她来朝歌嫁给殷寿，那里就有了孩子——孩子夭折了两个，不幸的早产儿，她看见屋檐下有黑色鸟儿飞过，听见房顶上的哑哑叫声，她知道那是它们正在离开。这后面才是殷郊。怀着殷郊的时候，她躺在床上摸着自己的肚子变得硬鼓鼓的。孩子挤她的肠子，压得她睡不好，她只盼它快快长，顺利通过自己的产道。

她教殷郊抚琴。那把杉木的五弦琴是十五岁时随着她的马车一起来的朝歌——她十五岁的时候，就已经美丽得如同一朵在朝露中盛放的山茶花了。在家乡，倾慕她的贵族男子众多，只是她的婚事早早已定，没有几个够胆量的男子敢于追求。但她的哥哥——他父亲最有野心的私生子，却在与她对坐练琴时覆上她的手，也在花园的树下给了她禁忌一般的吻。在父亲招待使节的宴会上，她被叫出来抚琴一首。属于东鲁的悠长潮湿的曲调，就像城墙外无休无止夜以继日的海水——她很多次爬上城墙去看北面的海，少女的她厌倦了这里枯燥的景色、腥咸的死鱼味、空气中过多的水分，想到自己终要离开，去往王国的中心，心里不安又期待。

宴会还在进行时，她的兄长竟把她拉进了气味陈腐的贮藏室，抵在了黑暗的墙上。她发狠地咒骂他，她从他眼睛里看出他的虚荣、无能和狂妄。但接着又打开了自己的衣裙，迎接炽烈的亲吻和揉搓，并准许他用滚烫的阴茎进入自己的身体，像海浪撞击沙滩一样锲而不舍地凿打。十五岁的她被按在墙上体会了身下饱胀的疼痛，想着没有哪份爱她不敢接受。他们那时如此年轻，就像两颗青涩的苹果。她以为爱过之后就要死去，但后来还是做了殷商的王后。

---

冬月里下雪了，殷郊小时候最喜欢下雪，他喜欢一夜起来看自己院子里被积雪覆满，像一块饱满的松糕，恨不得拿舌头去舔。他这会儿正结束了在质子营的冬训，踏着薄雪刚回到自己寝宫，隔了这么久又想起那个草罐，遂从壁龛顺手拿了来看。打开盖子，只见那绿虫孤零零地蜷缩着，细足抱在身体上，不见动静。他拿手指去碰了碰，又倒出来到手掌里，发现已经死了。触感更加干燥，故而颜色也更显黯淡。

他只没料想到这层发展，就问那个男仆。男仆告诉他，蟋蟀是夏虫，到了深秋初冬，天冷了就死了；又给他装了回去，问他怎么处置。殷郊听着，心动一念，叫男仆去拿铲子，他要挖个洞把蟋蟀罐子埋在地里。男仆听他的找去了。

殷郊一个人站在殿里，把罐子拿在手里晃一晃，死掉的夏虫撞在内壁上发出颗粒响声。他摇得再快，声音也是那么小，那么轻，像脚踏在棉花上找不到落点，他忽然生了自己的气，一使劲儿将蟋蟀罐子摔在地板上，可怜死掉的虫还要受他这样的折磨。那轻飘飘的草罐子也没办法用清脆入耳的响声回应他，殷郊发觉自己是在犯傻，又急得跺脚。他想，姬发和姜文焕他们肯定不会像他这样，跟一个玩意儿置气的。但这只蟋蟀，怎么那天就爬在他的衣服上，而不是爬在姬发身上，又是怎么跟着他一路在马上颠簸回来的呢？

男仆拿了一把小铲子来了，见他一个人在那里捶胸顿足，东西扔在地上，不知又是何事。殷郊本来想的是埋到花园里；那园子漂亮是漂亮，但来去的人多，不如自己的地方清静，就决定埋在院子里。他回到这会儿连外面披风都还没脱，捡起地上的东西走到落雪的庭院里，目光打量着挑选一个好记的位置。

殷郊很快就知道了要怎么做。他数着从大门直直往院子里走了十七步。和姬发的十七岁。最后命那男仆在他脚印下挖了一小坑，把那死物给埋进去。男孩儿打小在这屋里做事，也没干过挖地的活儿，铲得颇不得心应手。殷郊催他，他倒不乐意，殷郊说，“要不是你那天把这玩意儿给了我，现在也不必叫你费这些工夫，要怪就怪你自己作孽。”男孩叹口气不和他争论，心想不知是谁作孽。殷郊把蟋蟀罐子扔进去之前，在耳边又最后听了一下那空若无物的摇晃声。豆粒般的声音传到他耳膜，一下儿教他想起那次在雨中的青春肉体，殷郊心里一阵痛得发紧，又一阵快意得想要流泪。他立在那儿看着男仆填完土，照样盖上细石，又把那块地方用雪掩上，才终于算完。

---

眼下已经是深冬。这一年就这样过完了。姜王后拥着绒毯在暖炉边打了个盹儿，醒来时屋里香还点着，好像睡过去只一会儿，却又感觉过了很久。屋外天上正飘雪。她想起东鲁家乡，雪比朝歌下得更大，持久不化，压在人们心头，连晚上做梦都是一片白。她透过阴沉的雪，看向故乡的白色的浓雾和大海，那印在记忆中的颜色，随着时间变得模糊而更加浓郁。她觉得自己的人生像干脆断开的两截，过去的那一截掉在地上，剩下这截在自己手里，从出嫁来了朝歌，就像从头又活了一遭。

屋里仆人们来来去去，在准备年节祭祀用的衣服和家具器皿。脚步摩擦着地板，柜门开关，器具碰撞……各种频率的声音填满了寝殿的空间，让她想起过去的每一个冬天。去年她请了祭司掷卜签问吉凶，预言朝歌今年无事发生，现在看来倒还算准确，等空闲了还要去找祭司应验。她扶着毛皮的坎肩，倚在窗上，脸上睡红的皮肤被寒气沁得凉爽。她对着窗外轻轻吐一口气，看那团白雾悠悠的飘上房檐，在倒挂的冰凌上绕了三圈，而后“砰”地一声消失在半空中。

fin.

Please [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](#)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!